

T2511/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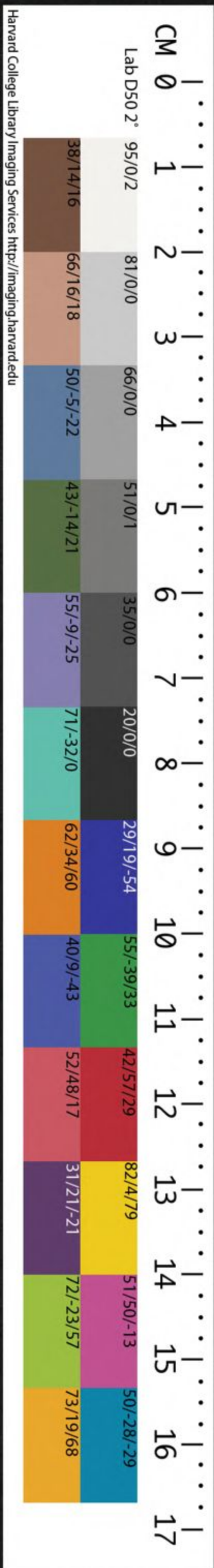
3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

2 1954

史記百三十八乃至百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調動事無所不實至金文
 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備各據祖祥遠山之兆然而長
 浮世我聖之下順故聖與百教之筮吉故周王王者以定諸疑參
 以卜筮動以著龜不易之道也禮表臣若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下或以金石或以草木一備輕國不同俗亦皆可文戰代政
 聖惟兵者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或著龜已
 去之以為龜誠而不靈者又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龜誠
 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遺事
 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誠精神不同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也
 晉人各自變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琅故推歸之至微要
 神也或以為是靈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若夢中
 人不能與爭其處也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備先
生所補其敘事頗無陋畧無可取

史記一百二十八

小江文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
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
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
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
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
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爻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
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
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藉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
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
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
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

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太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立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耻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旂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湯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擇策定數徐廣曰筮音筮一作手執著分而抄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之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龜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甲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侯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音倍背音和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而靈著百莖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闡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傳古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音逐切曰反擣擣者即蓍著音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

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消鬼絲去之即以籓燭此地徐廣曰籓籓

籓籓其上也音滿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

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

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

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

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

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

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

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

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

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

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

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之所加也明月

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龍六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有云蚘龍

為蚘龍音龍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者并得其

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

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

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

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臠骨穿

佩之徐廣曰臠音乃毛反臠臂索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

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即時見禹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

嘉林中索隱曰按禹畢術中有石朱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

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

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

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

林中者齊戒以待凝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

以待徐廣曰凝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音

謂彼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
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
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
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
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
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
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
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
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渙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余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
切泉陽人網元龜者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湯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
○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人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夜而
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

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問也
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數
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
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宿在牽牛河
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
雁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
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渙
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
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
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
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
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
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
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二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虺元王見而怪之
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
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
當謝也縮頸而卻卻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
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
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
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
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
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寶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
人若不遣也是漢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貧其力下為不仁上為
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棄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
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

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優因神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
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
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間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
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
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外寡人狐疑安事
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
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黃曰誕一作地音土和反○索隱或醜
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
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卿仁義有時萬物

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
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疾疾徐廣曰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
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源鳥有雌
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街
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
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鋤之耨
之徐廣曰得口得所嗜目得所羨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
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不
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疾王不強沒世無名
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
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
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流反拌音削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
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

以為強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
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
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
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禍之至也
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
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
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
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
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
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自巧教為象
即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目用目巧將至於天又有玉林犀玉
之器象著而美索隱曰著音時震反則著即飾為與美連或聖
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肝音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

囚文王昌投之石室

○索隱曰按後周太子登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李登李歷不被封諱則其言近矣為

容周更別有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

徐廣曰兢一作競○與之俱

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

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

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

曳行寡人念其如此勝如涓湯

○索隱曰涓音能一作

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

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

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

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朝以爭此寶戰攻

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

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

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五室

世本曰見

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

紂為象即微絲灼之務以費民

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掌諫者輒死諛者

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

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

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

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

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

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

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

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

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

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

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

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

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

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自全至身而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

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蠶

門新亭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堯而射之應弦沒羽

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椽又柰何責人於全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

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鵲能制

南萬再曰謂今謂反腹者騰蛇之神而始於即日屬也此蛇似

大腹食竹外有節理中直虛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明陰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為孤子丑旬中無申酉中

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為孤午未為孤子丑旬中無申酉

未即為虛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

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

屋不成三五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二三瓦而棟之也○索

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漢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

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

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

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內

四月 首仰 ○索隱曰足開 足開 ○索隱曰足開

首僂大○索隱曰悅音五月 橫吉 首僂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暮昏龜之微也

○索隱曰微音斗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且被

龜○索隱曰被音發又音拂拂先以清水澡之以如夜之乃持龜

而遂之若嘗以為相○徐廣曰一作視○索隱人若已卜不中皆被

之以如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被

宛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如指之者三持龜以知周環之祝曰今

日吉謹以梁如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徐廣曰煇不也音次

第之言也○以漸如○皆祥也黃者以黃銷累梁外被去玉靈之不

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

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索隱曰造鑽燒鑽中已又灼龜日各三

又復灼於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各三即以造三層龜

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

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

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莫如女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卿我身長大手足收入皆

上偶不得發卿我身挫折内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

某身良貞其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得也頭

仰足胗内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

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内外崇

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背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

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其所今其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
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盼首仰身首餘橫節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盼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盼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盼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盼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

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盼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盼呈兆若

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未稼熟不熟熟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熟足盼手

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盼身節有強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強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

盼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盼有外足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盼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

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盼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上占病

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

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

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

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要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又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凶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乂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

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父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禱以占病者曰毋瘳死擊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擊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母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
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
徙官居官吉不父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母疾疫歲中母兵見貴
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
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
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母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
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
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
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無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
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
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母死歲中母兵見貴人不吉行
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
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熟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熟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盜聞言不見雨不雨歲齊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愛不愛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所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十輕失大一日

仰足脰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大小上雜占卦卦及命名之辭義無辭重始無足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

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僂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脰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脰者不至行者足脰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脰者不得繫者足脰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二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五石王其記已

亡其絲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吳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黃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

則利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策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

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財竹穀縑徐廣曰縑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縑音谷唯反穀木名皮可為紵縑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縑紵音竹

今山間野紵亦作芋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索隱曰南子二音

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連丹沙犀璠瑇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

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
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與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至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
辟矣○索隱曰辟音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
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立地渴鹵○徐廣曰渴音昔渴鹵鹵地
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索隱曰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索隱曰
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歛袂而朝齊言移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
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
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
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
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
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心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
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
其先晉田亡公子也常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范蠡字文子
計然范蠡師也案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
之計然范蠡師也案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
近而相計然曰知聞則脩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物二者形則
亂耳○索隱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
也○索隱曰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物之理也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
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未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閔市

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音○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

息貨物則无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

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

賤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

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范蠡

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索隱曰特舟也○索隱曰

輕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類云若

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也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

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索隱曰章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

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索隱曰故言

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鸞財於曹魯之間○索隱曰子

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

不厭糟糠○索隱曰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

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

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

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

也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猶頗用鹽。鹽起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此，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案，周禮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鹽也。而邛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監河東大監，散監東海，煮水為鹽也。而邛

鄆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贏烏氏。倮音魯，可反。畜牧及衆斥賣

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畜至用

谷量馬牛。韋昭曰：蒲谷則具不復。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清巴寡婦之色，清其名也。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

積，不見侵犯。秦皇所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植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為邪。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隴。隴蜀之貨物而

霍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出鐵竹

木之器，南御滇越，僊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緡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

狹，其口有若車轂之姿，故云緡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

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

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殷人都河內

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

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揚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在

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音莫伎今以土名強直為慎中也○索隱曰漢

音莫伎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

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其民羯羴不均徐廣曰狹

音慈紀反言其方人生活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

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揚平陽陳掾

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掾音逐緣反温軹西賈○索隱曰賈音趙中山

○索隱曰温軹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音為曰音

通條之於淫風而言之徐廣曰温軹中山地薄人眾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綸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推剽

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冶音張晏曰冶音張晏曰冶音張晏曰為倡優女子

則鼓鳴瑟跕躄徐廣曰跕音估張晏曰跕音張晏曰跕音張晏曰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音務濮上之邑徙

野王徐廣曰野王音衛君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音卓一音敕

騰兒也音騰兒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矜悍少慮○索

言如雕性有魚監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夫餘音夫餘

並類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縮音統其要津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

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土農工商賈也如淳曰游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今在蔡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在臨淮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在陶之後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在梁國薄縣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今在成陽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二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誥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邊三

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塩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都九江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程陽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慤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國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

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紫音菴音且音墮音賴之謂也窳

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

厚也是以廉更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

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

埋劫人作姦極家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

走死地如鷲者徐廣曰鷲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

容揆鳴琴偷長袂躡利筴徐廣曰揆音山耳反舞筴也目挑心

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

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駐阮谷不避猛獸之害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

方諸食枝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

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

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

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

二十萬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

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百故千戶二十萬而更從

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音義

日五十四音義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

牛蹄角千音義日百六十

牛賤以此為率不足羊澤中千足音義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音義

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山居千章之材。章昭曰：一作獸。案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危西。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

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

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

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商市。門此言

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一歲千釀。醬千塊。徐廣曰：長明

屠牛羊彘。千皮。取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薪藁千車。船長千丈。○

如竹竿萬个。其輶車自乘。馬牛也。牛車千兩。木器縣者千

放。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庖。莖千石。漆千斗。糜

鮑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二之狐

曰。波音。波。漢書作波。音同。○索隱。山居千章之材。章昭曰：一作獸。案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危西。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

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

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

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商市。門此言

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一歲千釀。醬千塊。徐廣曰：長明

屠牛羊彘。千皮。取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薪藁千車。船長千丈。○

如竹竿萬个。其輶車自乘。馬牛也。牛車千兩。木器縣者千

放。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庖。莖千石。漆千斗。糜

鮑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二之狐

駟會徐廣曰駟首祖也及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會也節節物賤也謂估會其餘利比十來之家賈賈三

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賈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此利少而十得二廉賈賈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木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置明徐廣曰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

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呼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也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韓昭

游間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甞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

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藉郡國鄒

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

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力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轉較而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

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齊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使能致七

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為督道

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榮陽也民不得

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

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賈物云

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賈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賈也寫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

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

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王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

是也橋姚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四者

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正故云匹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交

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匹長也吳楚七

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者

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齎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

決莫肯與唯無贖民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

得二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贖民之息什倍用此富均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盡田闡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廣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

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太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

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甯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

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

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雍伯于

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賣樂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

技也音廣曰酒或作細馴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

而到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灼云太官常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

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其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氏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各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正以淳耀數大光照四海又謂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

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

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奔秦王有子頹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史備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

氏入少梁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慶

曰世善傳也蘇林曰傳手傳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異起費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論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

手搏論而知名也蘇林曰守削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徐廣曰一作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錯孫靳徐廣曰一作

靳音七各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索隱曰郵音九李

趙長平軍文穎曰趙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地名在咸陽西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削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徐

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漢之伐楚印歸漢以

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

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按還碑高

史公學夫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

惇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常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則案李詩曰日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

也儒者博而實寡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雖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編循索隱曰編音遍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

上謬矣被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考撰則令太

史公學夫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

老之術黃生好黃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

惇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常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則案李詩曰日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

也儒者博而實寡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雖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編循索隱曰編音遍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

物○索隱曰音市豔反漢書作滄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

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

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知

推守雖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海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也十

故中氣也各有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

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二尺○索

隱曰自此下詳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

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啜土刑糲梁之石○張晏曰一

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龍也黎藿之羹夏曰葛

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卒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

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

同故曰儉而難尊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

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

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親父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服虔曰繚音近叫呼謂煩也如使人

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

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

人不朽時變是守○素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虛者道之常也因

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

中其聲者謂之款徐廣曰音款空也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

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

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徐廣曰在馬山夏陽縣驪山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

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

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以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關之尋

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射鄒嶧

困鄒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支鄒都薛二縣屬

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

則番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

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路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張晏云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

也不得與從事故發實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

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

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

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

外除六納史記徐廣曰納音扣○索隱曰如淳云抽微雋也石室金

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

於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

受紀徐廣曰封禪序云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明堂案韋昭曰告於

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曰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

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盛深所不然所謂多

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

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且述作者蓋記

注之志士耳豈有能受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議作讓晉灼曰

業何敢自謙值五索隱曰按遂為魯事秩昔孔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曰周道衰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皆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以為天下儀表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索孔子之言見春秋辨太

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謂褒貶是

則不知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侈篡逆因就比筆削以

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戒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

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善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

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成而云成
之不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
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注非也小
秋經一萬八千亦是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殺君亡國及奔走者
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
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若以乘釐一云若
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
有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非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
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
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
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
也否否不通者也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賤惡推三代之德復周
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
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
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
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
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

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上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自黃帝始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上書雅正故稱述於陶唐也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譽堯舜各成法度孫位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弟

一○索隱曰應劭云在本則紀有
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錫陵遲至報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所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鐻也索隱曰錄音巨錄鐘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

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卿

軍子冠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屬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澤也不為百姓所說諸呂不台徐廣曰索隱曰索此贊本韻則怡澤為是

也洞是洞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

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

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

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

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

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

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

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未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

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天已也天漢序曰敬義依霍庶幾云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

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

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
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
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

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

懷柔所向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作樂

書第二

非兵不強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強者則此律書即

勁勝負望敵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敢象之

知吉凶也而樂約二世以前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

徐廣曰王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成甫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髮索隱曰

者總文之微也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
之妙其間不容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音失物反佛音停也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
符廣曰蓋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幣之行幣錢也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第七

音苦大伯避歷江蠻是通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

中呂宵矣徐廣曰宵音宵有為幽哀尚父

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終權于幽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謀幽昧不顯所謂大公陰謀也 索隱曰縶謂縶也 善者黃髮

音亡又及謂大公縶網為縶縶於幽昧不明者也 善者黃髮

饗營立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

解亡徐黃曰關一云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緩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

桓之際是獨何哉二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曰一也勝作周公世家第

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

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禱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

後卒名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日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

管叔名鮮蔡叔名 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索隱曰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

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祀世家第六

陳祀楚

牧設餘民叔封始邑中以商亂酒材是告及胡之生衛傾不寧

隱曰備 南子燕前曠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

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咄箕子乎咄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及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箕

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諫德葵惑退行別成暴虐徐黃曰一云

生 別音湯二宋之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

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也作晉世

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能繹能準是續莊

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極原好諛

信說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 南海文身斷髮鼉鱉與處索隱曰鼉音 既守封禺

徐黃曰封禺在 奉禹之祀勾踐困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

在武康

修

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大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

第十二

維驥綠耳乃章造父趙夙事欽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潘良將是斥嘉執討亂作趙世家第十二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斯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賤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潑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舉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誠意適代厥崇諸賢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大驪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講謀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濁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世作楚元王世家第

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乍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公獲復王燕天下未集晉澤

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上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
鈞暴矣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
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雒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
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交不革黎庶攸寧嘉
參不伐功於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維
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實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
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道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
以克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恩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矣

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慈愛得其宜潛擬之事稍衰賤
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亦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季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譏爰及子奢尚既臣父伍負奔吳作五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疆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衛秦毋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
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一作襄雄諸侯擄里其茂之策作擄里其茂列傳第
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謙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
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壤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并楚魏作子思魯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說平原如楚以救邯鄲之

國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

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大侯反詢尋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

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

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康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

潁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說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

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

二十六

能明其畫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
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秦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家恬列
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

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

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太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垓下
楚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

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虞紹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

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奇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管列傳

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

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鄒生陸賈列傳第

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勃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

第二十八○索隱曰前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淨

徙疆族都閔中和約匈奴效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

列傳第三十九

能推則作柔卒為列臣桀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傳

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表盜晁錯列傳

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輔躬君子長者作方石張叔列傳

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兼行足以反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

叔列傳第四十四

為鵲言賢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亭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

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歌滬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雍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

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二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嘗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

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

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廢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

第五十一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

十二

吳之叛逆既入斬濞徐廣曰今之永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

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破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音寒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

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

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

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

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為好薦人稱長者

壯有概徐廣曰一作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言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

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

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

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云不慨信不信言義者有

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

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

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察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諸

不能裁前聖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

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

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而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

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

禮家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歷之事天官且任實黎之後而黎氏

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公以馬氏周史至於

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用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

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奏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

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緒少孫以

神即封禪書也故天人之際承敬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幅共一轂○索隱曰象黃帝已下十世家老子運行無

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王上作三十世家扶義淑

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周儻之

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父書序

○索隱曰桓潭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著曰太史公則

謂太史公是胡稱亦恐其說未實蓋迂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

或云廷外孫揚雄略以拾遺補執○索隱曰六藝也○索隱曰後書

所稱事或當兩也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此言以所撰取協於六

